

# 面部痤疮脏腑辨证治疗研究进展<sup>※</sup>

● 刘 霏<sup>1</sup> 李书楠<sup>1</sup> 朱 龙<sup>2▲</sup>

**摘要** 面部痤疮与五脏关系密切,从脏腑辨证的思路出发,以调节脏腑功能为原则治疗面部痤疮具有良好的临床效果。

**关键词** 面部痤疮 脏腑辨证 综述

痤疮(Acne),中医学又称“风粉刺”,是一种累及毛囊皮脂腺的慢性炎症性疾病,好发人群为15~35岁青少年,临床上以发于面颊、额部、胸背部等处的粉刺、丘疹、脓疱或囊肿、结节等皮肤改变为主要表现。中医学理论认为“有诸内者,必形诸外”。《素问·刺热》面部分候法指出额头、鼻、左颊、右颊、颞部分别候心、脾、肝、肺、肾这五个脏腑,表明本病在病位上与五脏有着密切联系。近年来,许多临床工作者在面部痤疮的治疗上,以脏腑辨证为指导,从整体出发,调节脏腑功能,取得了满意的疗效。本文就此作一综述。

## 1 病因病机

中医古籍大多认为痤疮的发生是由于外邪郁表、湿聚为患或血热郁滞<sup>[1]</sup>。近年来,多数医家认为痤疮的发生与脏腑经络密切相关,在病位上与五脏有着——对应的关

系<sup>[2-3]</sup>。肺其华在毛,其充在皮,抵御外邪。若肺气虚弱,腠理不固,抵抗能力下降而易受外邪侵入,风热外犯于肺,肺经血热旺盛,积热壅蒸肌肤,发为痤疮。脾主运化,若脾失健运,则水湿停聚于中焦,湿邪郁久化热,或平素经常食用辛辣之品及肥甘厚味,湿热阻滞中焦脾胃,循面部阳明经上攻于人体头面部,发生痤疮。肝主疏泄,喜条达恶抑郁,肝经在面部的循行,经过了脸颊、口周、额头等部位。青春期少年肝阳旺盛,若是情志不遂,肝气失于条畅,则易导致肝郁化火,火热上炎面部,发为痤疮。对于女性而言,肝主藏血,肝血注于冲脉,与月经的周期、经期、经量相关,冲任不调,月经失常,全身气血失和,可发为痤疮。肾主水,主藏精,与生长、发育息息相关,青春期男女“天癸”逐渐充盈旺盛,若是肾脏亏虚,肾水不足,不能滋养五脏之阴,五脏火热旺盛,火热上行,可发为痤疮。心具有通于

火热的性质,心火炽盛,燔灼于血脉,外壅于皮肤肌表,则可发为痤疮。

## 2 脏腑辨证

**2.1 从肺论治** 崔应珉<sup>[4]</sup>认为痤疮的发生,其中的关键因素是肺经实热,因此选用枇杷清肺饮加味(药用:枇杷叶,黄芩,桑白皮,桔梗,杏仁,地骨皮,白鲜皮,黄连,黄柏,蒲公英,紫花地丁,白花蛇舌草,牡丹皮,赤芍,甘草,黄芪)补益、升提肺气,使肺气正常宣散,腠理开阖顺畅,常可收获较好的临床疗效。李咏梅<sup>[5]</sup>认为肺经的循行经过颜面部,青少年素体阳热偏盛,加之外感风热之邪,肺经郁热,上蒸于面,发为痤疮,将枇杷清肺饮化裁为清肺除刺方(药用:桑白皮、地骨皮、白花蛇舌草、丹参、黄芩、炙百部、生地、丹皮、赤芍、生甘草等)随证加减治疗肺经风热型痤疮,疏风清肺、凉血清热、解毒除刺,疗效显著。苟稳<sup>[6]</sup>自拟逍遥消痤疮汤(药用:柴胡15g,当归15g,白芍15g,蝉蜕10g,僵蚕9g,薄荷(后下)8g,金银花12g,丹参12g,白花蛇舌草10g,生山楂10g,生甘草9g加连翘、桑叶、芦根

※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(No. 81403323)

▲通讯作者 朱龙,男,讲师。主要从事中医证的研究。E-mail:24435933@qq.com

•作者单位 1.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(350003);2.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证研究基地(350122)

等)治疗肺经风热面部痤疮者总有效率85.00%。吴深涛<sup>[7]</sup>认为肺主皮毛,故以桂枝麻黄各半汤发汗解表,宣发肺气,祛风热之邪外出,肺经者加桑叶、枇杷叶、鱼腥草清热宣肺,脓包者加蒲公英、金银花清热解毒,取得良好疗效。侯慧先等<sup>[8]</sup>自拟疏风清肺饮(药用:枇杷叶20g,桑白皮15g,黄芩15g,生石膏30g,知母15g,夏枯草9g,丹参10g,白花蛇舌草30g,连翘9g,金银花15g,甘草9g,芍药9g,牡丹皮15g,栀子15g)随证加减治疗肺经风热型痤疮36例,总有效率为94.44%。田素琴<sup>[9]</sup>认为在痤疮的治疗中要重视肺和大肠互为表里的关系,遵循“祛邪为主,内外合治,标本兼顾”的原则,不仅仅要清肺润肺,还要辅以润肠通便药,排便顺畅则肺气通降,痤疮得愈,善用枇杷叶、苦杏仁、大黄等通便药。

**2.2 从脾胃论治** 陈萍<sup>[10]</sup>将痤疮辨证分型为胃肠湿热型和脾虚夹湿型,胃肠湿热型以茵陈蒿汤、黄连上清丸加减(药用:茵陈、栀子、连翘、丹皮、黄连、赤芍、大黄、知母、蒲公英、生石膏等)清热解毒,除湿通腑;脾虚夹湿型方用小柴胡汤合四逆散加减(药用:柴胡、半夏、黄芩、枳壳、苍术、白芷、白芍、陈皮、茵陈、甘草等药)疏肝和胃,健脾化湿。杨国红<sup>[11]</sup>认为治疗痤疮的关键在于清热化痰解毒,调整脏腑功能,应用半夏泻心汤加减(药用:半夏15g,黄芩10g,黄连3g,薏苡仁30g,薄荷10g,荆芥10g,防风10g,桃仁10g,红花10g,大黄10g,莪术10g,丹参30g,皂角刺30g,甘草5g)治疗脾胃湿热型痤疮,清热化湿、消痞散结,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疗效。黄莺<sup>[12]</sup>认为从脾胃论治痤疮要辨别“虚实”二端,若是属于实证,则偏于湿热的患者用三仁汤合楂曲平胃散加

减治疗;若是属于虚证,则偏于气虚的患者用托里消毒饮合玉屏风散加减治疗,每获佳效。程益春<sup>[13]</sup>认为,胃肠湿热型痤疮患者病程较长,久病入络,痰湿、痰瘀互结,治疗上既要祛湿清热,又要兼顾化痰行瘀(药用:连翘15g,桑叶10g,生薏苡仁15g,炒白术15g,苍术10g,赤芍10g,当归10g,焦麦芽、焦山楂、焦神曲各30g,川芎15g),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。连建伟<sup>[14]</sup>提出“调补中州”法治疗面部痤疮,灵活运用古方,将参苓白术散合健脾丸化裁为资生丸(药用:太子参15g,炒白术6g,茯苓15g,生草6g,陈皮6g,山药15g,扁豆12g,薏苡仁30g,砂仁5g,桔梗5g,芡实12g,广藿香10g,川连2g,丹参20g,焦山楂10g,焦神曲12g,炙鸡金6g),治疗痤疮疗效显著。薛姣<sup>[15]</sup>将辨证病位在脾的患者予清胃散加减(药用:生地黄10g,升麻10g,当归10g,丹皮10g,黄连3g,石膏30g)治疗,总有效率为85%。

**2.3 从肝论治** 丁康钰等<sup>[16]</sup>按《内经》中的面部脏腑分区方法,辨证痤疮在左区为主病位属肝,选用龙胆泻肝汤加减(药用:山栀10g,黄芩10g,柴胡10g,生地黄10g,车前子10g,泽泻10g,木通10g,当归10g,甘草3g)治疗,总有效率84.29%。张晓琳等<sup>[17]</sup>认为女性痤疮多为肝经郁热型,与月经有着密切的关系,治疗以疏肝清热为主,自拟疏肝祛毒汤(药用:柴胡15g,郁金15g,香附15g,赤芍15g,牡丹皮15g,连翘15g,丹参15g,当归10g,石膏10g,黄芩10g,桑白皮10g,牡丹皮10g,甘草10g,栀子6g)辨证治疗,脓疱多加紫花地丁15g、白花蛇舌草20g,囊肿加皂角刺15g,大便失畅加火麻仁10g,乳房胀痛加炒麦芽20g、延胡索15g,月经不调加

益母草10g、怀牛膝10g,治疗总有效率86.7%。段行武<sup>[18]</sup>认为痤疮的发生核心病位在肝,肝气不舒,冲任气血不利,治疗上不仅要清肝疏肝,更要调理冲任,予丹栀逍遥散合益母胜金丹(药用:柴胡10g,香附15g,栀子10g,当归10g,川芎10g,黄芩15g,黄柏10g,茵陈蒿20g,苍术10g,苦参10g,薏苡仁30g,白术20g,益母草20g)随证加减,疗效显著。

**2.4 从肾论治** 毛燕<sup>[19]</sup>应用六味地黄汤合二至丸加减治疗肾虚血热型寻常痤疮60例,对照组予盐酸米诺环素胶囊治疗,治疗组总有效率96.7%,显著高于对照组的82.4% ( $P < 0.01$ ),表明六味地黄汤合二至丸加减可滋肾凉血消疮,疗效显著。吴敏<sup>[20]</sup>认为痤疮发病常以热为诱因,不仅包括实热也包括虚热,若肾阴不足,相火妄动可发为阴虚火旺型痤疮,此类患者除面部痤疮常伴有肾阴亏虚、阴虚火旺之象,治疗上可用知母、黄柏、生地黄等泻相火滋肾阴。郑彩慧<sup>[21]</sup>等用柴胡疏肝散合六味地黄丸加减(药用:生地黄、丹参、白花蛇舌草、旱莲草、女贞子、蒲公英各20g,柴胡、郁金、香附、山茱萸、牡丹皮、山药各15g,川芎10g,甘草6g;皮损感染严重者加连翘、野菊花;皮脂溢出多者加生山楂15g、薏苡仁30g;囊肿或结节者加夏枯草15g、皂角刺10g、穿山甲6g;月经不调、经前痤疮加重者加益母草15g)治疗女性迟发性痤疮60例,疗程1个月,总有效率96.6%,表明滋阴疏肝活血法治疗女性迟发性痤疮疗效显著。孔庆暄<sup>[22]</sup>从肾论治痤疮以阴阳为纲,分为两型,阳证治以滋水清热、引火归元,药用六味地黄丸加金银花、连翘、野菊花各15g、牛膝、赤芍各10g;阴证治以补肾通经、活血散结,药用六味地黄丸加茯苓、

炒白术、女贞子、旱莲草、鸡血藤各15g,干姜6g,疗效显著。任建兵<sup>[23]</sup>等以消痤疮汤(药用:女贞子20g,旱莲草20g,知母12g,黄柏12g,生地15g,鱼腥草20g,蒲公英15g,连翘15g,丹参25g,炙甘草6g)为基础方加减辨证治疗痤疮93例,对照组采用常规西药内服,结果对照组总有效率79.3%,治疗组总有效率为96.8%,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( $P < 0.05$ )。

**2.5 从心论治** 钟绚等<sup>[24]</sup>用泻心汤加减治疗心火亢盛型痤疮,总有效率98.1%。黄莺<sup>[25]</sup>认为从心论治痤疮,多以虚证辨治,治疗法则为养心滋阴,自拟养心四味饮合五味消毒饮加减治疗,疗效显著。其常用药物为郁李仁、柏子仁、生地黄、淡竹叶、合欢皮、忍冬藤、野菊花、紫花地丁、蒲公英、连翘、白茅根等。季昭臣<sup>[26]</sup>认为上额部痤疮辨证属心,方选清心降火汤,对照传统疗法予泻白散合枇杷清肺饮从肺论治,治疗组总有效率93.75%,对照组总有效率30.00%,差异有统计学意义( $P < 0.05$ )。石彤<sup>[27]</sup>认为心火在痤疮的发病中有关键作用,心经郁热,心火亢盛,循经上犯头面肌肤而发病,方用导赤散合五味消毒饮加减(药用:地黄12g,通草6g,淡竹叶10g,金银花15g,连翘10g,蒲公英30g,紫花地丁10g,菊花12g,牡丹皮10g,天花粉10g,黄芩10g,栀子10g,芦根30g,甘草6g)清心泻火、凉血解毒,治疗位于额头部痤疮,取得满意的临床疗效。

### 3 小结

中医学的整体观念认为人体自身的局部与整体是统一的,内部或者局部的病变,都能通过全身表现出来。面部痤疮的发生原因可归结于体内各个脏腑生理功能的失调。

痤疮的辨证论治,关键在于调节脏腑功能,使其恢复正常功能。李灿东<sup>[28]</sup>提出面部痤疮的皮损区域与脏腑分候是一一对应的关系,并且以两瞳孔连线、鼻下缘做两条横线,将面部分为上、中、下3个区域;再沿两瞳孔纵向将中部分为2个区域,确定了上部、下部、左侧、右侧、中间五个面部分区,从痤疮的面部皮损区域来指导面部痤疮辨证。当然,人体脏腑在生理功能上是相互协调,病理上也是互相影响的,其中一个脏腑发生了病变,根据中医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,病变也会累及其他脏腑。因此,面部痤疮的病变部位是否与五脏仅仅是单一的对应关系,还是某一病变区域与多个脏腑有着强弱不同的相关性,这还有待研究,以更好地指导的临床治疗。

### 参考文献

[1] 黄云,李丽琼. 痤疮的病因病机及中医治疗进展[J]. 云南中医中药杂志,2014,35(6):83-86.  
 [2] 杨兰,李荣亨. 从五脏论治痤疮概述[J]. 实用中医药杂志,2015,31(1):75-77.  
 [3] 张海红,崔云竹. 从五脏论治痤疮[J]. 光明中医,2014,29(12):2520-2521.  
 [4] 张靖芳,崔应珉. 崔应珉教授从肺论治痤疮验案举隅[J].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,2016,14(8):72-73.  
 [5] 李淑,李燕娜,罗瑞静,等. 李咏梅教授辨证治疗痤疮的经验[J]. 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杂志,2015,14(3):167-170.  
 [6] 苟稳. 自拟逍遥消痤疮汤辨证分型加减治疗痤疮60例[J]. 广西中医药,2011,34(6):17-18.  
 [7] 王亭,王斌,马运涛,等. 吴深涛教授治疗痤疮经验[J]. 新中医,2014,46(7):17-18.  
 [8] 侯慧先,李凤龙,王和,等. 自拟疏风清肺饮治疗痤疮(肺经风热型)72例的临床观察[J]. 中医药信息,2012,29(2):81-82.  
 [9] 东方,张斌,展昭新. 田素琴从肺与大肠辨治痤疮[J]. 实用中医内科杂志,2016,30(5):1-3.  
 [10] 陈萍. 寻常性痤疮的中医辨证治疗[J]. 中医临床研究,2014,6(17):92-93.

[11] 杨倩,杨国红. 杨国红教授治疗痤疮的临床经验[J]. 光明中医,2016,30(6):1169-1171.  
 [12] 赵明,谈国兴,薛玉洁,等. 黄莺教授五脏论治痤疮的思路和经验[J]. 四川中医,2014,32(9):5-6.  
 [13] 周婷婷,赵泉霖. 程益春教授治疗痤疮经验总结[J].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,2016,25(7):42-43.  
 [14] 徐宇杰,胡正刚,连建伟. 连建伟教授痤疮治验赏析[J].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,2013,37(9):1068-1070.  
 [15] 薛皎. 中医脏腑辨证治疗痤疮的疗效观察[J]. 临床医药文献杂志,2015,2(35):7235-7236.  
 [16] 丁康钰,袁群,韦亚萍. 脏腑辨证治疗颜面部寻常型痤疮70例观察[J]. 实用中医药杂志,2012,28(9):744.  
 [17] 张晓琳,邓佳琳. 疏肝祛毒汤治疗女性痤疮疗效观察[J]. 实用中医药杂志,2015,31(12):1107.  
 [18] 夏梦. 段行武老师从肝论治痤疮经验举隅[J]. 现代中医药,2011,31(1):6-7.  
 [19] 毛燕. 六味地黄汤合二至丸加减治疗肾虚血热型寻常痤疮60例临床观察[J]. 河北中医,2015,37(8):1193-1194.  
 [20] 郭永一,吴敏. 吴敏教授运用脏腑辨证治疗痤疮临证思路[J]. 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,2015,31(2):269-271.  
 [21] 郑彩慧,杨晓娜. 柴胡疏肝散合六味地黄丸加减方治疗女性迟发性痤疮60例临床观察[J]. 中成药,2012,34(7):1407-1408.  
 [22] 孔庆晖,王莉. 从肾论治痤疮小议[J]. 浙江中医药,2014,49(10):770-771.  
 [23] 任建兵,牛彦红,李巧林. 中医从肾论治痤疮93例疗效观察[J]. 中国临床研究,2014,27(7):878-879.  
 [24] 钟绚,罗桂莲. 辨证论治治疗痤疮320例[J]. 中医药报,2012,18(10):105.  
 [25] 赵明,谈国兴,薛玉洁,等. 黄莺教授五脏论治痤疮的思路和经验[J]. 四川中医,2014,32(9):5-6.  
 [26] 季昭臣,言路,田剑. 从面部脏腑对应辨证治疗痤疮临床观察[J]. 新中医,2015,47(10):77-78.  
 [27] 石彤,李琳荣. 面部分脏辨证寻常痤疮的诊治[J].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,2016,25(1):51-53.  
 [28] 闵莉,李灿东,蔡东华,等. 面部分脏辨证治疗痤疮70例[J]. 福建中医学院学报,2008,18(1):11-12.